

徽州府志卷之七

人物一

本府古黟歙地置自秦漢而前志叙先達始於南北朝若唐及五代亦落落如晨星然夫萬古此山川則萬古此人物梁以前豈無一人足稱者世遠無可考爾宋元頗盛紀載亦頗詳

國朝自洪武至成化如此其近乃有脫畧不能一一搜載則彼遠者無足怪矣雖然勲賢如程忠壯及我越國公諸人儒碩如朱晦菴胡雲峯汪環谷諸人文苑如吳少微



ED57/02

汪藻諸人忠節如汪立信汪澤民諸人孝友如查道曹矩諸人皆天下之人物不特一郡之人物而已其他雖不克詳不害也安敢妄書而失其實爰志人物

勲賢

陳程靈洗

字元滌休寧篁墩人少有勇畧嘗手殲妖蜚以安鄉井侯景之亂起鄉兵保黥景軍據新安太

守湘西侯蕭隱奔依靈洗靈洗奉以主盟時梁元帝在荊州乃間道奉表授都督新安郡諸軍事封巴丘縣侯進軍建德擒賊帥趙桑乾率所部下揚州助王僧辯鎮防會陳武帝殺僧辯以兵夜襲石頭城靈洗曰兵以夜至逆順未明力戰于石頭西門軍不利武帝遣使招誘并疏僧辯過惡久之乃降帝深義之紹泰元年以平侯嗣徽功封遂安縣侯鎮京口移鎮南陵累以功拜左將軍天嘉四年敗周迪于臨川都督郢巴

事廢帝卽位進號雲麾將軍時江州刺史華皎反遣使
攻靈洗靈洗斬皎使以開朝拜深嘉其忠給鼓吹一部
使其子文季領水軍助防時周將元定率步騎二萬助
皎圍靈洗靈洗嬰城固守及皎敗乃出軍躡定定不獲
濟江以其衆降因進克周沔州擒其刺史裴寬以功封
重安縣開國公靈洗御下極嚴然號令分明與同甘苦
衆以此附焉性好播植躬耕稼別水陸所宜刈穫早晚
雖老農不及妓妾並督以紡績至於散用貲財亦無所
吝卒贈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壯配享武帝廟
庭鄉人感其義亦相與祀之宋嘉定中賜廟額曰世忠
累封爲忠烈王國朝**唐汪華**字國輔一字英發世家
仍以公爵春秋致祭**唐汪華**新安今績溪登源人宋
司馬叔舉四世孫也曾祖泰祖勲父僧瑩皆仕陳毋歛
西鄭氏華生至德四年幼穎慧孤而貧毋挈歸外氏毋
亦尋卒九歲爲舅牧牛每出常踞坐盤石氣使群兒常
令群兒刈茅營屋曰室成吾且推牛以犒若等卒取舅
牛分食之牛尾掃地旣歸舅問牛所在對已入地矣舅
素異之不深詰及長身長九尺廣額方頤顴眉隆準美

髡髻不事田業落魄縱放從父寶歡仕隋爲大將軍華
聞睦州有演公習武事往從之游時年十八還以勇俠
聞大業之亂以土豪應郡募平獒源冠有功時杜伏威
起江淮郡將張某欲與相應心獨忌華乃遣如箬嶺山
開道欲因事誅之華與裨將汪天瑋領兵開拓不日而
畢比還張不加禮更劾以差役不均稍侵之華怒將士
突入府闔張懼遁去郡人謹請構刺史以鎮一方宣守
聞之將遣兵來戰華分部諸屯自以精兵八百人先入
宣境未至三十里宣將陳羅明出敵敗走華擊斬之宣
守面縛降釋不問因撫定其民選其精銳以歸旣而抗
睦婺饒等四州相繼皆下時新安郡治黟華乃遷治休
寧之萬安山以憑其險奄有六州帶甲十萬諸將議謂
中原分亂大衆已集若但以刺史統軍之號臨之恐復
瓦解乃建號稱吳王以從弟天瑋爲右長史鐵佛爲左
長史其他將佐擇賢且才者處之然奉隋正朔義寧中
遷治歙之烏聊山爲政明信遠近愛慕雖四方大擾部
內賴以平安者十餘年及唐高祖受隋禪而秦王出師
江左華曰日月出矣燭火不息可乎武德四年九月甲

子乃籍土地民兵奉表于唐其詞云乾坤革運帝王有
真據地利之善便者當思天命之攸屬臣本田家強起
山谷不忍盜賊戕害生民遂率一方相與保聚伊圖左
右率屬歸心故能賑乏室姦鎮安境土撫養黎庶以俟
定一今聞應天受禪革命肇基敢令宣城長史鐵佛奉
表以聞高祖嘉之是月二十二日詔曰具官某往因離亂
保據州鄉鎮靜一隅以待寧晏識機慕化遠送欵誠宜
從褒寵授以方牧可使持節寧晏識機慕化遠送欵誠宜
州諸軍事歙州刺史封越國公食邑三千戶時杜伏威
據丹陽自稱行臺十一月命王雄誕以饒洪兵萬餘人
來侵華遣天珪等擊之天珪作鐵盾執以衝敵伏威大
敗天珪與八十人追之賊還軍合戰天珪勢蹙因奮勢
越巨石所踐成跡賊軍驚異乃退郡境以寧及伏威入
朝其長史輔公柝奪王雄誕兵以叛偽建位號華引兵
討之公柝懼退保武康州陽遂平華振旅還令兵民各
復其業明年遂朝于京師貞觀二年授左衛白渠府統
軍十七年改忠武將軍右衛積福府折衝都尉太宗伐
遼東詔爲九宮留守駕還尤稱其勤二十三年三月三

日薨于長安時年六十有四華初疾帝勞問賜醫藥及
薨賜雜綵十床黃金百兩東園秘器恩禮如功臣永徽
二年諸子以夜還葬歛北七里雲嵐山父老請于郡建
祠祀之于建郎州都督府法曹璆費州涪川令達以征
賀魯龜茲高昌功襲上柱國越國公鎮鞏昌廣德並飛
騎尉達薛王府戶曹爽岐王府法曹俊鄭王府參軍獻
早卒。按唐書所載大同小異宋羅頤有考實之文見
新安文獻志元儒汪克寬論畧曰仁足以救生民之死
而義有所不爲此事之至難而不可以兩全者也唐越
國公丁隋大業之亂天下豪傑並起各爲長雄互相吞
噬殺戮無虛日公乃集果毅保州里遂兼歛宣杭睦婺
饒六州之地救生民於塗炭逮天下既定奉表于唐高
祖賜詔褒嘉命爲方牧保全始終子姓顯融蓋其仁足
以救生民之死而義有所不爲者也予獨怪唐臣編史
比於王薄張金稱輩以賊名之竊考高祖起兵太原旣
以私幸晉陽宮人又不能禁突厥因殺留守取長安陽
尊代王侑而假禪受之禮以履帝位其與宇文化及王
世充李軌劉武周薛舉梁師都之流直五十步笑百步

耳不省己過而以惡名加之他人亦獨何哉歐陽公唐書及司馬公資治通鑑並因舊史本文未之有改善乎吾邦朱子著通鑑綱目凡例凡起兵以義曰起兵其起雖不義而所與敵者不得以盜賊名之則曰兵起故隋末白瑜婆王薄之類人微而事未成則書曰兵起凡建國立號者皆書起兵蓋深惡秦隋之暴謂人人得而誅之故唐漢之初書法不異乃立論之至公也惜乎越國公之始末史不立傳是以綱目不獲特書以表之耳故辨而論之以告後之修史

宋謝泌字宗源歙人晉太傅者當以綱目爲法可也

學有志操賈黃中一見奇之謂人曰此子才器不群異日當顯名於時登進士第知龍州青州絳州彰明縣三遷殿中丞代還獻所著文二十篇古今類要三十卷召試中書以本官直史館賜緋時言事者衆詔閣門非汝僥望乃許受泌抗疏陳其不可又乞依唐分經史子集爲四庫人掌其一大宗嘉之遂以泌兼知軍庫改左正言使嶺南採訪淳化中久旱復上言時政得失王禹偁請群官謁宰相須朝罷於政事堂樞密使於都堂皆同

時接見以以防請托必以爲若此是疑大臣以私輔臣非
接見賓客何以究知外事若止都堂侯見而謁之曾無
解衣之暇古人云疑則勿用則勿疑上覽疏嘉歎從
之仍以疏送史館會修正殿必以爲不當施采繪亟命
代以丹堊且獎其忠蓋拜左司諫賜金紫拜賜錢三十
萬嘗對便殿上稱其狂直敢言必奏曰陛下從諫如流
故臣得以自竭昔者唐末有孟昌圖者朝上諫疏暮不
知所在鄭谷爲詩閱之前代如此安得不亂上動容久
之後爲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元觀燈特預
召自是爲例未幾爲三司鹽鐵副使時外舅魏羽爲使
以親嫌換度支副使真宗卽位改主客郎中知號州在
郡上疏以爲致太平無出姚崇所獻明皇十事臣記雍
熙末年趙普嘗以此獻先帝深以爲然俄命普入相尋
普病北狄擾遼未及施行今北狄已息繼遷請命正是
行此十事就太平之日至於省不急之務削煩苛之政
不用小人不與奔競之流以官爵開直言之路此皆致
太平之術陛下十行其八九矣又繼遷小有不恭不足
深責彭城之事至弱也漢祖行之以安天下近代石晉

用景延廣之言以絕和致天下橫流豈得爲強聞虜所
貪嗜者禽色利欲漢祖明皇所用之計正可以餌虜心
又自古輔佐聖明建萬世之基立不拔之策者未有不
由宿舊大臣未聞市井之徒塵走之吏能爲之也願陛
下察此則繼人不敢萌心大賢得以畢力矣疏奏上頗
嘉歎後知福州代還民刻石於所經之橋名曰去思必
名知人少許可平生薦士曾不過數人後皆至卿相每
欲發薦牘必譏凡案置章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爲
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旦亦其所薦也知襄州日鄧城
令張逸有善政縣去州十餘里泌暇日乘小車從數吏
渡漢水至鄧城界以觀風謡或載酒邀逸野飲吟嘯終
日而去薦逸官至樞密直學士爲時名臣西祀還授
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監沐巾褐端坐而終身不倚側
時年六十三歸葬鄉里錄其子衍爲太常寺奉禮郎銜
爲將作監主簿宋史論曰泌述唐漢之治歷佈腹俞獻
心奏議反覆論當世事盡言無隱俱有足稱者焉俞獻
可字昌言歙縣人其先居河間晉永嘉之亂徙新安端

峽官吏多棄城城中老幼亦亡去獻可料州兵屯沿江
棚以遏奔者不能禁得亡命二人斬以徇衆乃定後以
御史中丞王嗣宗薦爲監察御史建言天下所土瑞物
不在圖牒者毋得以聞遷吏部郎中有能稱歷提點廣
西刑獄初撫水蠻數內寇獻可以爲前守吏姑息之過
請發兵窮討之丁母憂特起爲轉運使卒平定之爲立
互市築塞以阨其險自是蠻人不復犯邊推功官屬未
嘗自言仁宗時權龍圖閣待制權吏部流內銓後爲鹽
鐵副使開封判官宋史稱獻可以文學知名子希甫希
孟皆登第希甫終和州推官希孟皇祐中殿中侍御史
希孟孫正圖復許遜字景山祁門人唐睢陽太守遠五
登政和五年第許遜世孫曾祖儒不義朱梁自雍州入
江南終身不出祖稠仕江南參德化主軍事父規常羈
旅宣歙間聞旁舍呻吟就之則曰我某郡人且死願以
骸骨屬君因指囊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
敬負其骨千里拜金置死者家大驚因請獻金如亡兒
言以爲君壽規不顧竟去人益以爲長者以遜貴贈大
理評事遜少在江南數上書言事擢校書郎遂遷侍御

史李氏國除入宋以族北遷獻其文得召試爲汲尉冠
氏主簿二歲縣民七百八人詣京師願得以爲令遷校書
郎知縣事數上書太宗論北邊事時趙普爲相四方奏
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甕中甕滿輒出而焚之獨稱述
爲能曰其言多與我合後以太卿知鼎州州雜蠻蜚喜
攻劫少年百餘人私爲名號夜出掠逃至皆亡入他境
約侯逃去乃還遷國子博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
害省州縣之後皆稱旨出知興元府府有山河堰舊既
田四萬餘頃世傳蕭何所爲乃躬治木石大修之堰成
歲大豐得嘉禾十二以獻遷主客員外郎京西轉運使
徙荆湖南路地接諸洞蠻歲出爲州縣患逃召其首
諭以禍福迄三歲不以蠻事聞及秩滿入朝真宗面稱
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不治以度支員外郎選知府事
府轄北路兵馬於荆湖爲大府故常用大官至逃以材
選員外自逃始明年遷司封賜金紫徙揚州州居南方
之會仕宦於南與死而無歸者家多寓焉子弟時法得
贖出入閭巷爲不法至破家逃捕其甚者答之曰此非
吏法乃吾代若父兄教也子弟愧悔稍就問學爲善人

風俗大化還其道卒遯慷愷能自立於時事母及兄以
孝悌聞常戒其妻事嫂如姑初違命侯遣其弟朝京師
遯友金惟岳當從以家屬託遯惟岳果留不返遯善撫
其家爲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遯乃載其家北歸以還
惟岳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喜孫吳兵法初在江
南爲侍御史時宋師圍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
留上江陰持兩端李氏患之以爲非遯不能召雄遯走
上江以語動之雄卽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
水遯曰此非柵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勿動
待我一夕吾當入白與公兵俱入城遯去宋師挑之雄
輒出戰果敗死遯至收其餘卒千人而去弟迥姪俞別
各有傳子五恂恢怡元平遯後以元貴贈至工部侍郎
恂黃州錄事參軍恢虞部員外郎怡太子中舍僉押淮
南節度判官聽公事元亦別有傳平與兄元相友愛稱
天下少卓犖不羈善辨說亦與元俱以智畧爲當世大
人所器寶元中朝廷開方畧之選以招異能陝西大帥
范文正鄭文肅皆以平所爲書薦召試爲太廟齋郎調
海陵主簿多薦其有大材可試以事者平亦慷慨自許

欲有所爲未及用卒年五十七平子璋真州司戶參軍
琦太廟齋郎自恂至平皆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夫論孝
友者歸許氏。按前志載許規常羈旅宣歙間又載題
名碑言許遜邪門人而胡安定爲許俞作傳言黟縣人
及歐陽文忠爲許遜作行狀言世家歙川至於許元墓
誌亦歐陽公之筆言宣城人又按程篁墩新安文獻志云
蓋許氏本居歙而別業在宣境子孫迭居之歐公製作
每欲互見以示其文之簡故云爾也今考許氏譜規子
三長曰遂居黟生子俞後世亦遷邪門次曰湫居邪門
生子五而元又居宣城次曰迥終於淮上由此觀之則
規雖羈旅宣歙間實歙川許氏始遷之祖蓋黟邪許元
門皆古歙州之屬碑傳墓誌所載皆實無可疑者許元
字子春邪門司封遜之子居宣城世以孝謹稱鄉里父
亡一子當官兄弟相遜久之曰吾弟才後必庇吾宗乃
以元補郊社齋郎徙廣陵力耕以養母歷秦州軍事推
官戍兵千人自海上歸川守聞變不知所爲詰其所
以來三人前對元叱左右執之曰惑衆者此爾其餘何
罪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節度推官知卅陽縣縣東練

湖決水一寸爲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
大旱元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守遣吏按問元
曰便民罪今可也竟不能詰歲乃大豐再遷太子中舍
監揚州博鹽和糴倉知如華縣所至民愛思之爲吏喜
脩廢壞其術長於治財自元吳叛河西兵出久無功天
下勞弊三司使薦元材命主推貨元言先時賈人入粟
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
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請高塞下之粟下南鹽以償之
使東南去積滯而西北之粟盈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
便是時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大臣以爲憂參知
政事范仲淹調元獨可辦乃以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
判官至則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
發而用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不數月京師足食乃考
故事明約信令發歛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
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可稱盤乃取新船焚之
官造船多虛破釘鞠以入水不可稱盤乃取新船焚之
火過得釘鞠數校所破纜十之一自是立爲定額其處
事精密如此初以殿中丞爲判官已而爲副爲便每歲

終會計來朝上必加恩禮再遷尚書金部員外郎數求
解職上謂輔臣曰發運使總六路州軍事八十有一其
財貨調用幣帛菽粟歲千百萬直得人久任今元累重
求解朕思之不若獎勵以盡其材賜進士出身除侍御
史遷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三年乞郡至八
九乃以知揚州歲餘徙越州泰州嘉祐二年卒年六十
九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
益不克至元爲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
逮去職有勸元進爲美餘者元曰吾豈聚斂者哉爲人
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篤居家孝友所得俸祿分給宗
族無親疎之異子宗旦揚子**王汝舟**字公濟婺源武溪
縣主簿宗孟守將作監主簿**王汝舟**字公濟婺源武溪
好弄比冠登第性豁達以風節自許所不合不肯降詞
色知舒城縣熙寧中歲荐饑推行荒政所全活甚衆後
知南劍州所部沙縣獲強盜十三人已殺其首餘皆當
死汝舟閱牘得捕盜官利賞增入臧之狀三日而決皆
免死以治行爲諸郡第一除知建州後又知虔州汝舟
才力明爽治無劇易以惠利爲本摧伏豪強以故所至

人安之三州訟者好傳律爲詞不可破汝舟徐以恩義
曉譬皆意折而去哲宗擢爲京東轉運判官奏對言厚
風俗莫先於教養及言人戶典賣推割不卽併歸一戶
官司失察遂爲詭名又請立法委監司視色劇易令能
否便易地自京東移河北韓忠彥由北京入相汝舟欲
漸還里託求江西忠彥至中書爲言執政皆以爲下遷
不可忠彥曰王某以退爲進也朝旨降樣市北珠奏言
罷之又言河北小鹽產深冀邢趙洺霸所出甚微自元
符二年令客人就所住州縣召保給據往買有往復阻
節之勞以故多私買而諸場停積不售願只令就場召
保又解池經水患未復請權以河北見積大小鹽通入
陝西賣之自江西徙夔州路提點刑獄告老而歸歷官
十七任餘五十年未嘗有失卒年七十九汝舟內行修
事祖孝繼泣外胡氏沒季父持喪百日而卒汝舟時守
南劍上言諸父無在者臣以適孫乞解官接服以終三
年下禮官議詔特聽之因著爲令始筮仕南豐曾鞏贈
以詩曰身後簿書雖擾擾力窮文史尚相和李清臣嘗
勸習大科不願晚號雲溪翁有雲溪文集百卷手所校

書萬餘卷孫抗字和叔黔人少孤力學寄食浮屠山中步行
極群書爲文操筆數百言始同學究出身歷官後登
進士甲科知濟州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秀者親據案
講說文藝未幾旁州士皆來學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
訟財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抗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
理大理以抗所爭爲是用其議編於敕慶曆二年擢監
察御史裏行奏彈狄青不當沮敗劉滄永洛城事又因
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爲戒仁宗大獵于城南衛士不及
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殞于殿中抗奏疏卽是
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抗按撫奏事不合因自
劾乃知復州後稍遷都官負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
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抗言此非常
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高反抗卽出兵二千於嶺以
助英部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煽上遣
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方時搶擾抗驅散亡吏民轉
芻米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修械屬州多全而師飽有
功以勞遷司封初抗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討賊及